

感到痛苦的，是勝利者。——但是，此刻太平湖飯卡之宴已近闌珊，大家都已經喫到冰其淋，在那里「冷一冷」了罷……

我于是彷彿看見雪白的桌布已經沾了許多醬油漬，男男女女圍着桌子都喫冰其淋。而許多媳婦，就如中國歷來的大多數媳婦兒在苦節的婆婆脚下似的，都決定了暗談的運命。

我吸了兩支煙，眼前也光明起來。幻出飯店裏電燈的光彩，看見教育家在杯酒間謀害學生，看見殺人者于微笑後屠戮百姓，看見死屍在糞土中舞蹈，看見汗穢灑滿了風籟琴，我想取作畫圖，竟不能畫成一線，我為什麼要做教員，連自己也侮蔑自己起來。但是織芳來訪我了。

我們閒談之間，他也怒而發感慨——「中國什麼都黑暗，誰也不行，但沒有事的時候是看不出來的。教員咧，學生咧，烘烘烘，烘烘烘，真像一個學校。一有事故，教員也不見了，學生也慢慢躲開了：結局只剩下幾個傻子給大家做犧牲，算是收束。多少天之後，又是這樣的學校，躲開的也出來了，不見的也露臉了，『地球是圓的』咧，『蒼蠅是傳染病的媒介』咧，又學生咧，教員咧，烘烘烘……」

從不像我似的常常「碰壁」的青年學生的眼睛看來，中國也就如此之黑暗麼？然而他們僅有微弱的呻吟，然而一呻吟就被殺戮了！

五月三十一日夜。

希臘人名的譯音

凱明

從師大出來，在琉璃廳閒走，見商務分館有一種標準漢譯外國地名人表，便買了一本回來。我對於譯音是主張用注音字母的。雖然還不夠用一點；但在現今過渡時代有許多人還不認識。用漢字也是不得已的辦法，只要不把牠譯成中國姓名的樣子。商務的這本表除採用通行舊譯外都用一定的字去表示同一的音，想把譯名略略統一，這是頗有意義的事，其能成功與否那是別一問題。表中用字不故意地採取艷麗或古怪的字面，也不一定要把百家姓分配給外國人，都是牠的好處。還有一層，英德法義西各國人地名的音悉照本國讀法，就是斯拉夫族的也大都如此，實行「名從主人」之例，也到可以佩服的。中國人向來似乎只知道有一個英巴黎國在西海中，英文就是一切的外國文，英文音是一切拼音的金科玉律，把本國或別國人名拚得一塌胡塗，現在明白起來了，姓張的不願自稱密司忒光，也不願把人家的姓名亂讀，這本表可以說是這個趨勢的表示，也可以當作提倡與號召。

然而，我看到古典人名的一部分却不能不感到失望。有許多希臘羅馬的名都還遵照英文的讀法，因此譯得狠不正確。我們現在舉幾個希臘字為例。本英來國的希臘文化最初都由羅馬間接輸入，羅馬與希臘語雖然是同系，字

母却是不同，羅馬人譯希臘人名便換上一兩個容易誤會的字母，又遷就自己的文法把有些語尾也變更了，英國人從而用自己的發音一讀，結果遂變成很離奇的名字。我們要「名從主人」地讀，第一步須改正或補足缺誤的語尾。再進一步依照那方板的德國派把牠還原，用別的羅馬字寫出，讀音纔能的當。如希臘的兩個大悲劇家，表上是這樣寫：

- (1) Aeschylus 伊士奇
- (2) Sophocles 索福克 或索福克儂

這都是英國式發音的舊譯，是不對的。第一個應讀作 Aiskhulos 一為「力」，若照商務漢譯表的規定當云「愛斯屈羅斯」，其二作 Sopsos (Σοψος) 漢譯「索福克雷斯」。

其次，有神話上師徒兩位

- (3) Dionysos 帶奧奈薩斯
- (4) Silenus 賽利那斯

其實，(3)當作 Dionysus 力「力」，漢譯「第奧女索斯」，(4) Selenos 乙「力」漢譯「舍雷諾斯」。

復次，這是兩個美少年而變為花草者，即今之風信子與木水仙，大家都是相識的：

- (5) Hyacinthus 亥阿辛塔斯
- (6) Narcissus 那息薩斯

這位風信子的前身應作 Turskynthos (「」) Y「」，漢譯「許阿琴託斯」，其他一位

是 Naikissos (Ναϊκισσός)，漢譯「那耳岐索斯」。

最後我們請出兩位神女來，

(7) Chire 塞栖

(8) Psyche 賽岐

第一個是有名的太陽的女兒，她有法術，把過路旅客變成猪子，還將英雄「奧度修斯」留住兩年，見於史詩奧德賽 (Odyssey)，她的本名乃是 Nike (Νίκη) 漢譯「岐耳揆」。說也可笑，我在二十年前譯過一本哈葛得安度爾合着的小說，裏邊也牠把讀如「塞栖」，譯為很古怪的兩個字，回想起來，真是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了。那第二個神女本名 Psitho (Ψιθη)，譯云「普緒嘿」，她的尊名因了「什科洛支」的名稱通行世界，（最近又要感謝福洛伊特，）大家都有點面善，但她是愛神 (Eros) 自己的愛人，他們的戀愛故事保存在變形記 (Metamorphoses) 中，是希臘神話裏最美的一章，佩忒 (Pater) 的快樂派馬留斯中也轉述在那里。

這一類的古典人名譯得不正確的還不少，希望再版或地名人名辭典出版時加以訂正，不特為閱者實用計，也使這表近於完善，不負三年編纂與十一學者校閱之功云爾。五月二十日，於北京宮衣庫。

文章正宗一瞥

止水

記得前兩年某新貴還在當「疏迷下士」的時候，曾經官稱要辦一種什麼「文章正宗」的報來抵制白話的「文章歪祖」。大概是因為「忝侍政席」（注意這是總長對執政底辭令，執政政府的茶役以及聽差人等，不得比附援引）底預備工夫太忙一點吧，以至於他底「正宗」老沒顯靈，而一般「歪祖」仍在這裏大白其話。直到如今，整個兒正宗的報還是沒見，幸而有一兩篇的可以充得正宗的零碎文章昭示天下，也算大家底眼福了，安得不於快賭之餘，細細的咀嚼咀嚼！

於國學垂絕士德全荒之際，夾提倡文章正宗，當然僅僅在形式上禁止非「國學」的白話是不澈底的；要還在內容上能發揮「士德」。今天我中國歷聖相承之士德，孰有大於忠孝者哉？那嗎文章底正宗不正宗，不待說是要以忠孝不忠孝作標準的了。例如一位總長，因為「執政憂學之忱溢於言表」，於是乎「凡事可為執政稍展隱憂……即糜頂踵亦所願為」；於是乎「雖懷賈生一歲三遷之戒，終懷李陵得當以報之誠」；這還不算十成到工的忠嗎？因恐怕「萬一鈞座因而減膳」——乃又不恤把「本兼各職均一律開去」，——減膳徹樂，都是皇帝「省愆」底儀注，以此恭維「鈞座」，令人想見春秋尊王之義；至於懼其減膳而自願犧牲，則又與「文王一膳亦一膳文王再膳亦再

膳」的世子同一用心了，——這還不算無微不至的孝嗎？這種文章，假使他拿白話寫出來，也要開個特例容他在「正宗上行走」；何況是頂呱呱的「桐選合璧」，沒一個「引車賣漿之子」底字服，雖欲不列之正宗也其又安能？且夫自民國無君以來，各該總長之忘乎其形，不知「天澤之分」者，久矣乎非一日矣。什麼叫國務員，什麼叫替襄大總統，什麼叫負任內閣，配嗎？這樣的什麼約法什麼憲法，還不該一掃精光嗎？老實一句話：總長者，「侍」執政者也。拈出一個「侍」字，——一則曰「忝侍政席」，再則曰「侍執政之日長」，不但把贊襄，國務，責任，等等不純正的概念，完全打消；而且比幾千年來「坐而論道」，「正氣立朝」的君臣大禮更進了一步。像這樣「收圖布憲足負微勞」的大「文宗」，「又注意，這是文章正宗底略詞，切勿誤認作前清的學台大人；前清的學台大人，不過和今天的教育廳長相等而已，比總長還差得遠呢，」轉瞬要定起憲法來，還愁不是一部忠孝憲法嗎？總長「宜弄柔翰」，不但執政「稍展隱憂」，而且憲法「可開生面」，猗歟休哉。聖人云：文風關乎國運；有了這樣正宗的文章，我們貴民國前途是不卜可知的了，「凡在清流亦多鑒可」，那更何消說得。

閻婆惜曾經說過：「花兒好，葉兒也好，

難道就沒有有一點兒褒貶嗎？『是的，不錯，上頭所說這篇辭職表章小毛病要挑也可以挑出一點來，然而畢竟總只是小毛病。例如他說『家有子弟莫知所出』，好像是罵『出牛不明』的私生子；好在下文接着就是『劉有三兒亦罹此困』，立刻可以證明他不是罵人。又如他在辭表中用『本管長官』四字，似乎和『忝侍政』的態度有點矛盾；好在這一節是對『束髮小生』而言，并非對『鈞座』『濼陳衷曲』可比。又如他用『束髮小生』這四個字，似乎反於眼前學生不束髮而剪髮的現狀；好在正宗文章，本不要像寫實派的小說那們『刻舟求劍』。又如他用『國士之報』，『百身莫贖』這些典故，似乎於忠孝底對象有點不吉利；好在他自己聲明願『糜頂踵』，自然不能疑他是有意詛咒；又如他以『威稜已損』為辭職理由之一，似乎侵越了陸軍總長底權限；好在軍警與教育當局合作，已經早就成了事實，而況且要在『學風之壞已臻極地』的時候來『整理教育』，實在和『穆罕默德傳教一科，非有殺人的『威稜』不可。統而言之，就文論文，這篇大作，可以說是『慮周藻密』而且『盎然忠孝』，無論從『國學』和『士德』那一方面看，都是『瑕不掩瑜』的作品，至少和曹植求自試，諸葛亮出師，李密陳情是可以抗衡的。雖然有人疑心『賈生一歲三遷之戒』的典故，有點捏造的嫌疑；殊不知

在這臨時政府一切與民更始的新潮流之中，只要說話方便，捏造就捏造，那更是滿不在乎；而況乎他這篇只造捏了這一個，自然是無傷於體的了。

出乎文章之外去拿事實和道理來說，或者要有些不大站得住吧？然而，這些，也不要緊。譬如有人問：『束髮小生千百成羣以本管長官之進退為條件』，他們打的旗號，明明是反對禁止五七紀念，并無一個字反對『改革教育之業』。貴總長應該堂堂正正提出五七紀念非禁止不可的理由——例如說：五七不算國恥；或者說：國恥不該紀念；或者說：紀念怕惹得五七的原動人不痛快，要鬧到『鈞座因而減膳』……：以證成鬧事的學生底罪名，纔算得針鋒相對。今天把學生反對禁止紀念底事實攔在一邊，無憑無據另抓個『因緣現狀以為利』的帽子替人戴上，這不是有意躲閃，掩藏自己底弱點嗎？……這一問該怎麼答覆？

譬如又問：就算有人『因緣現狀以為利』怕八校合並；怕攷試；而這回鬧得最激烈的，却都是私立學校，並且教會學校底學生。難道教育部有氣力去合並私立學校，有氣立去攷試教會學校嗎？再說：假使私立學校因為不能分潤庚款，所以要『乘機去劍而後快』，那嗎，他們的利應該是推翻現狀；因為現狀正是不許私立學校分潤，於他們顯然不利的，為什麼倒說他們『因緣現狀以為利』呢？然則『因緣現狀

以為利』當然是另是一班人——假定是有的話——與五七運動的『束髮小生』無干，今天却偏要伸眉豁眼的『指冬瓜罵胡盧』，豈不是自倒『邏輯學者』底招牌嗎？……這一問又該怎麼答覆？

譬如又問：『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這種能訓，固然很好利用去抹殺不便利於自己的事實——口稱要吃飯的人，我可以斷定他是心想喝酒；掛牌行醫的人，我可以斷定他是心想害病，反對禁止紀念的人，我可以斷定他是心想『因緣現狀以為利』。然而有一點危險，就是這條路『我能往寇亦能往。』我本是因為恐防『鈞座減膳』而辭職；他們却可以斷定我是因為『謗書之涉及鈞座，篋中聞亦有之』，心想拿一辭表去測驗『鈞座』底寵眷。我本是『已餒之鬼不靈，既餒之羽難振』；他們却可以斷定我是『已飽之鷹思颺，迴翔之羽不倦』。更可慮的是：『劍』只有一個，『束髮小生』可是『千百為羣』。大家都不講事實不講道理，亂吵一大會，什麼不入耳的話都來了，推原禍始却是一個『劍』開的端。那又怎麼收拾呢？

還有這些那些。都像很是難問似的。然而，其實都不要緊。原來文章正宗就是正宗文章，文章成功了就得，用不着管什麼事實，道理，一切隔壁賬。自然，事實道理，也有用得著講的時候，然而不是今天；因為今天還有『威稜』替代著道理和事實。將來呢？也說不

定。租界上不是還可以照岑老三一樣置房產嗎？而況且……不必多慮了，祝福罷！學者萬歲，總長萬歲，文章正宗萬歲！

深葬

衣萍

有淚無處哭，
西風好相吹；
有情無處愛，
明月任人窺。

風停淚未止，
月隱愛猶留。

熱情第無寄，
深葬北山頭！

四月十三日為思永去世之日，春風吹亂草，思永離開人間，忽忽已經兩年。我本想做篇祭文帶到墳墓上去燒給他，心緒雜亂，一時竟寫不出什麼話來！在箱中檢得此詩，此詩作於十年夏間，常時係為思永而作，曾給他閱之，他很受感動，為之終日不歡！後來他又把此詩換了題目，給他的叔叔適之先生批評，適之先生為改去第一段第二句之末一字，原詩為「揮」，今易為「吹」，從適之先生改也。我對詩之音韻，毫無研究，此詩形式又嫌太舊。今在語絲發表出來，為弔可憐的薄命詩人思永也。

衣萍附記

給——(一)

長虹

我曾經一次看見你，
在弟弟的夢中，
雖然是邂逅相遇呵，
却好像我們是久已熟識的人。
你穿着一件粉紅衫，
你跑着在我的前面，
微風吹起了你的衣襟，
你的衣襟呵，像蝴蝶兒飛出了花間。
你大概是十六七歲吧，
但這有什麼要緊，
你是超出了時間的限制的，
時間在你呵，永久是青春。
是一個初春的晚上，
我們跑着在田地裏，
這是多麼輕軟的田地呵，
因為牠開拓在弟弟的夢裏。
我們踏着弟弟的夢跑着，
我們忘記了幸福，忘記了自己，
我們自己的幸福呵，
躲在弟弟的心中，變作了頌祝的言語。
我們雖僅只一次的相遇，
但我們的幸福呵，却永久在生存，

給——(二)

長虹

因為我們生存在弟弟的夢裏。
幸福在我們呵，是一個永久的夢。
你的眼，卑怯如小羊，
你的手，嬌弱如白蓮，
你的脚步，如蝴蝶臨風而翩跹，
從你那如水嗚咽的音波裏，
我聽出你說不出的幽怨，
我讀盡你全篇的歷史，
在我初見你的那一瞥時間。

慧儀老丈的秘密

法國都德著

雪林 譯

佛朗賽馬麻是一個吹簫的老兒，常常到我家裏來消夜，有一晚他喝喝酒，對我說了一個村莊裏的故事，這個故事我的磨坊算曾於十年前親歷過的。這段敘述，使我很感動，我便照着我所聽的，對讀者重講一遍。
親愛的讀者們想一想：你是坐在一罈香味噴薄的美酒前，而對你津津而譚的，又是一個老籬客。『我好先生，我們的故鄉不是寂寞無聞像現在的一個地方，從前此地磨業很盛旺，十里以內的馬司村裏的人，都擔麥着子來磨，村裏小山上遮滿了風磨坊：右邊左邊，所看見的不過是松林上浮出的風輪，在北風裏旋轉，一羣羣馱着口袋的驢子成行的，在山跡上走。』

全個星期中只聽見高處的鞭聲，風輪聲和磨夫的叱吒聲。禮拜日我們結隊到磨坊裏去，磨夫們買葡萄酒喝，磨夫的妻子們戴着鑲帶子的頭巾和金十字架，像王后一般的體面。我吹着簫，他們跳着『法項蕩』的舞一直到天黑。你看，這些磨坊竟是我們村莊裏的愉快和富源了。

晦氣，巴黎的人忽然想着要在旦哈司興建一個蒸汽磨坊，又好看，又新鮮，這些人照習慣把麥子往裏邊送，可憐的風磨，便閒着了。起先大家還想爭執，後來因為蒸汽機的力量大，倒運，他們只有一個一個的關門了。驢子也看不見了，體面的磨坊女人賣掉了他們的金十字架，葡萄酒沒有了，『法項蕩』的舞也沈寂不聞了。北風還獵獵地吹着，風輪却不動了。——大家索性將這些殘基址撤去，在那片荒地上種起葡萄和橄欖來。但是在這個破產中，却有一個磨坊巍然獨存，而且每日還勇敢地在他小阜上旋轉——這是慧儀老丈的磨坊，這個磨坊，我們現在還在那裏做消夜。

明，至於我呢，我是靠北風來工作的，這是由上帝靈感而來的。」他還搜尋了許多像這一類讚美風磨坊的話，但沒有一個人肯聽他。

這老兒瘋得更利害了，自己關閉在磨坊裏，像野獸一般獨自生活着，甚至連他的小女孩子衛瓊特也不許到跟前來。這個女孩子只十五歲，自從父母死後，世界上只剩了伊的祖父了。現在這個可憐的小女孩子不得不自己去謀生，伊被遍馬村的人雇使，收穫，養蠶，採橄欖，但伊的祖父看來很是痛愛伊的，常冒着驕陽走四里遠的路去，到馬村看伊工作。他坐在伊身邊，時時刻刻含淚看着伊……

村莊裏的人都猜老磨夫遣開衛瓊特，是爲了吝嗇的緣故，便覺得他使一個小女孩子在這片田地上，盤到那片田地上，受萬意們的虐待和輕薄子弟們的調笑，這件事於他是幹得太不光彩了。大家更覺個一被尊種爲老丈慧儀，而到今還是被人敬重的人，竟爲光着腳戴着滿穿窟孔的帽子，穿着百結的鶉衣滿街跑走，像瘋漢一般，是太不成話了。禮拜天我們看見他進來做彌撒，我們別的老人都替他羞恥！慧儀自己也覺得再也不敢坐功德櫬子，只遠遠地坐在禮拜堂最後近聖水盆子相近的地方，和窮人們一起。

慧儀老丈的事情有些教人不明白了。村裏的人好久不送麥子到他那裏去，但他的坊磨的

風輪，却照舊旋轉，晚上有人在路上遇見他驮着袋的粉的驢兒走。

『晚上好嗎，慧儀老丈！』村人對他喊着說，『你的磨業還常常的進行麼？』

『是呀，我的孩子們』，老頭子很高興的說，『謝天謝地，我總算還依常工作。』

要是人家問他從什麼地方鬼祟似的弄這些工作來，他伸一個指頭掩着口唇，莊重地回答『噤聲！』我工作着是爲了輸送出口的！』他只說這一句話。

若是說人家想去張一張他的磨坊，這却是不可能的，連他的小衛瓊特也不能夠進去……

當人家在那裏走過時，只見門兒緊緊的掩着，那些大風翅永遠的轉着，那頭老驢兒在空場裏嚼草，一只大瘦貓在窗檐上躺着曬太陽，對人注視，露出猙獰的樣子。

一切的狀況，都教人覺得猜不透，引得大家議論紛紛，每人都拿自己的見解，去覺釋慧儀老丈的秘密，但普通的傳說，却說是在這磨坊裏，金錢的袋比麥粉的還多呢。

但是久而久之，這件事也就破露了。以下就是：

當我的簫使青年人跟着跳舞時，我看出我的大兒子和小衛瓊特互相發生戀愛了。但是我也不很生氣，因爲無論如何，慧儀的姓字，在我們中間，纔算光榮，而且那輕盈小麻雀似的

小衛瓊特在我們家跳來跳去看着也般使人喜悅的，但是現在這一對小戀人常有機會在一起，我又怕鬧出笑話來，想趕快將這事辦一辦，於是我上山一直到磨坊腳下和伊的老祖父商議一啊，這個老妖巫，你看他是怎樣的款待我，誰也沒有法子去弄開他的門，只得在鑰孔將我的利弊理由對他解說，我說時那隻作怪的大瘦貓惡鬼似的在我頭上吼叫。

那老兒不等我說完，很粗暴的喊着叫我走。說如果我急着要替兒子尋親事可以去找蒸汽騰坊老板的女兒們去——聽了這些壞話，我的血都騰沸起來了。但我還忍耐着不與計較，讓那老兒自在這很坊裏發瘋，我回去將這件沒趣的事告訴了我孩子們，這一對可憐的小羔羊不肯相信，哀求我讓他們兩個同到磨坊前去同祖父說情，我沒有勇氣阻當他們只得讓他們去。他們到山上時恰值懸儀老丈走出去了。門是雙鎖着，但那老兒却把梯子拋在外邊，兩個孩子忽然想由窗子爬進去看看這磨坊裏到底有些什麼。

奇事，奇事！磨房是空着的，——沒有一隻袋，沒有一顆麥，牆上沒有一些粉，帆布上也沒有蜘蛛絲，——也不聞着熱騰騰在磨石磨碎的小麥子的氣味。輪軸上蓋滿了塵土，那隻大瘦貓睡在上面。

下面一間房子也是荒廢蒼涼的；一張破

牀，幾件破爛衣服，一塊麵包，拋棄在石階上，在屋子一角有三四隻沒有盛滿的袋，裏面滲漏出石灰和白土。

這是懸儀老丈的秘密！這就是他在半夜裏在路上搬運來的石灰，來救他磨坊名譽的。而又使人相信還有人在那裏磨麥子……可憐的磨坊，可憐的懸儀，蒸汽磨坊久已切去了他最後的工作，但風輪還是旋轉着，磨兒却是在那裏空旋。

孩子們回來滿含着眼淚，將所見的都告訴了我，我聽時心裏很難過。不等過一分鐘，便跑到鄰舍去概括地將這些事告訴他們，商議立刻將家裏所有的麥子，都送到懸儀磨坊裏去，我們說了，便立即實行。各村莊的人，趕着一羣馱麥子的驢兒上山去——這個真是麥子，這個！

磨坊大開了——門前懸儀老丈坐在一袋石灰上，兩手捧着頭，在那裏悲泣，因為他進來時，知道有人於他出去後，跑進來看破了他的秘密了。

我真可憐呀！他說現在我只有死去罷了。——磨坊是倒霉了。

他很傷心的嗚咽着用各種名字，喊着他的磨坊，和牠嘮叨着好像是對活人說話一樣。

這時候驢子都到了磨坊前，我們高聲喊着好像那時對磨夫的聲調。

「喂，磨子，喂，懸儀老丈！一隻隻堆在門口的袋，紅的麥顆散落滿地。」

懸儀老丈大張開了眼，將麥子一把把抓在手裏，笑哭交作的說：

「這是麥子！天呀！這是上等麥子，讓我來看看。」

然後轉過身來對我們說，「我知道你們是要重來的，一切蒸汽磨坊的人，都是強盜呀。我們想將他邀出去，將他的勝利遍告全村。」

「且慢，且慢，孩子們，讓我去喂喂我的磨坊，——你們想想——這樣久了，牠還沒有一點東西塞牙縫呢。」

我們含淚看這可憐的老頭兒東轉西轉的開了口袋，守着磨兒，等到穀顆碾碎，細細的粉末，直飛到天花板上。

這件事使我們明白了正理，從這天起我們不再使懸儀老丈閒着沒工作，一天早晨懸儀老丈死了。我們最後的風輪也使停了。這一次算永遠停了。——懸儀死了，沒人更去繼續他的行業。——先生這還有什麼可說呢？這算是世界最末的了。要相信風磨在這時代已成爲過去的東西，像虹河裏的帆船，古議院和大花衫一般了。